

行走者

荷花深处

林基强

初识白洋淀，是在中学课本里：水生媳妇送丈夫参军，荡开碧波的船桨摇得响亮；水生媳妇在后方持家，那月光下泛着微光的荷塘显得格外深情。那水与花交织的波光，便悄然映入了我的少年心扉。

1981年秋，我参加人民空军不久，即到涿县第六飞行学院第一训练团体验飞行。

初次驾驶战鹰翱翔于祖国的蓝天，激情满怀，难以自己。飞机盘旋在白洋淀上空，俯首下望，整个淀子铺展如巨大的碧玉盘，波光粼粼、荷叶田田，点点白帆如轻巧的音符般点缀其间，水汽氤氲升腾，宛如仙境。这一方天地似画非画，宁静中透出无限生机，无声胜有声地在我

心底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。那刻，白洋淀的荷花已悄然怒放在灵魂深处，仿佛无声的根须扎入血脉，从此再也拔不去了。

时光流转，直到2025年仲夏，我终于携妻子、外孙踏上了这片魂牵梦萦的北国水乡。

我们乘着小舟，缓缓驶入白洋淀深处。舟行水上，拨开层层叠叠的荷叶，荷香沁入肺腑，清甜如蜜。小舟在荷花丛中穿行，花瓣拂过船舷，又轻轻飘落在水面。水深处，游鱼摆尾穿梭，搅起圈圈涟漪；野鸭嬉戏，搅碎一池静影。外孙兴奋地伸手探水，撩起清亮的水珠，在阳光下闪成小小的虹霓——水波荡漾、天光云影，在时间深流里，淀水

温柔地融化了岁月沧桑的痕迹。

我将几张水上美景发至朋友圈，竟意外牵出故人踪迹。战友很快告知，当年我在新兵连任指导员时的新兵刘永家，就在度假村附近经营民宿。

次日清晨，永家大步流星而来。30多年未见，他虽年过五旬，眼角已添了岁月的刻痕，但当年漆郎山练兵场上英姿勃发的健朗之气仍在。他步伐稳健，眉宇间透着军人特有的自信和勇毅。他热情地邀我们搬去他开的民宿，因我们已经安顿好，便婉言以谢。他眼中掠过一丝遗憾，随即又爽朗地拉着我的手：“指导员，能在这荷花淀里重逢，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呀！”

淀心深处，对着浩渺的烟波，对着风中摇曳的荷花，默念着爷爷们当年在水波之下伏击敌人的坚韧。水浪拍打着船帮，仿佛先辈们无声的叮咛在耳畔响起。

时代的风帆鼓起，雄安新区如旭日初升。永家紧握机遇，凭借诚信与那股子不服输的燕赵豪情，民宿生意渐渐红火起来。他精心改造自家小院，老屋焕发新颜，门前流水清澈如镜，院内瓜果满架，生机盎然。

他指着水边那些精致如画的民宿群落：“瞧，老房子翻新了，可老底子还在那儿！雄安新区就是一面大旗，把咱白洋淀人心里那股子劲儿都唤醒了。如今水清了，日子稳了，心气儿也更高了，总琢磨着怎么把这日子往美里过！”他眼中闪动着光芒，那光芒穿透水汽，映照出白洋淀新生的气象，俨然就是新时代的“水生”——踏着先辈的足迹，却把脚印深深地印在时代河床上。

午后，我们登上永家民宿的观景台远眺。淀水铺展至天际，荷叶翠碧连天，水鸟翔集，鸣声清越入云。

目光投向更远，但见京雄城际

铁路那高耸的桥墩，如巨人般坚定地立于水天交接处，正为这片古老水域注入崭新的脉动。外孙举起平板电脑，兴奋地捕捉着远处水面上一群翩翩起舞、正在表演的无人机，它们的编队变幻着，如一群光的精灵在荷叶上轻盈跳跃。古老的淀水在现代科技的映照下，流光溢彩。过去与未来，在这水波光影里奇妙地交汇融合：历史之根深植于水底，而时代之翼正划破淀上长空。

日影西斜，永家引我们深入村巷深处。青石板路蜿蜒向前，两侧是错落的老屋新舍，粉墙黛瓦，门楣上不时可见新式的电子门铃。老式窗棂内透出平板电脑的微光，似一曲无声的古今协奏。巷口古槐浓荫匝地，几位银发老者围坐在石桌旁，茶香氤氲里，他们指着远处工地的塔吊，讲述着“水围村”的沧桑故事，言谈间既有对过往的深情回忆，亦饱含对未来的殷切嘱望。永家驻足聆听，眼神温煦而专注，仿佛要将这淀上人家生生不息的根脉，细细织进自己生命的经纬里。

午后，永家带我们拜访村中一位善作芦苇画的老匠人。老人独居的小院里，院墙上爬满丝瓜藤蔓，屋内苇香弥漫。他布满老茧的手指在灯下灵巧翻飞，寻常芦苇被劈、压、熨、烙，渐次幻化为荷塘翠鸟、雁翎飞舟，甚至新区地标“雄安之眼”的剪影。老人目光沉静：“老辈儿传下的这点手艺，以前怕断了根脉，现在好了，有年轻人乐意学，新区还帮咱找销路，老物件也能讲出新故事喽。”他手下正熨烫的一幅新作，高铁长龙静卧于千里荷塘之畔，那粗砺的苇秆，竟能承载起如此轻盈而宏大的时代意象。

此刻，淀水深处每一户灯火点亮的窗棂后，都延续着水生的坚韧与“嘎子”的倔强；这灯火在雄安辽阔的星图里，凝聚成不灭的星群——它们映照着今日水乡人忙碌的身影，也照亮着未来新区更宏阔的蓝图。

风物咏

斗秋山

刘志坚

我曾是个与鸟雀、小兽抢食野果的小孩，无意之中，在秋天的山野撞见了鸟兽之间野性勃发的缠斗大戏。

秋天的风刚掠过山野，灰喜鹊的翅膀就指引我找到了山坳里的覆盆子，红透了的浆果在深绿色的藤蔓间若隐若现。我知道，有覆盆子的地方，必有涩李相伴，果然，在不到两米远的梯田地堰上，几株不到三十厘米高的涩李，已擎着黄红相间的樱桃大小的果子。

我正要上前与早到的灰喜鹊抢食野果，冷不丁发现一条青蛇正躲在涩李树下，尾巴微蜷，半身绷紧，暗暗蓄着力量，冷冷的眼睛死死锁住一只贪吃的鹊儿。那灰喜鹊正在啄食涩李果，啄一下歪一下头，却未察觉身后蛇信子的吞吐。

蛇猛地探身，鹊儿惊起，扑棱着翅膀往长满小刺的覆盆子藤蔓里钻去，撞得浆果簌簌落下。藤蔓上的倒刺让蛇顿了顿，可就这一眨眼的工夫儿，灰喜鹊早飞远了，只剩下覆盆子的甜混着涩李的香在风里缭绕。

山坡上，酸枣树下的缠斗最热闹。成熟的酸枣已把五道眉花鼠的颊囊塞得鼓鼓的，它还不肯停歇，直到颊囊装不下了，枣子从嘴角漏出来滚到茅草里，花鼠才往一旁的石缝儿里藏。它刚转身要走，突然窜出一只黄鼬——细长的身子贴着地面，眼睛透着杀气，显然是冲着花鼠来的。

花鼠“吱”地叫了一声，没有慌不择路地乱窜，而是转身往枣树深处钻。黄鼬前爪一扑，没抓住，反被酸枣树满身的刺针扎到尖叫，只得把爪子举到嘴边啃咬，试图把扎进肉里的刺剔出来。花鼠趁此机会，倏地窜出酸枣树，一溜烟儿钻进了狭小的石缝里。缩进去之前，还不忘露个尾巴尖儿，示威般地晃了晃。

黄鼬啃了半天爪子，还是没有把酸枣刺儿啃出来，悻悻地瘸着脚逡巡。这时，酸枣丛中又滚出个刺球——刺猬缩着身子，背上扎着些酸枣，挡在黄鼬身前。黄鼬绕着刺猬转了两圈，却无处下口，试着用另一只没受伤的前爪扒拉刺猬，又被刺猬的尖刺扎得吃痛，只好灰溜溜地离开。

稠李树间的缠斗不在树下而在树上。懒惰的短尾蝮蛇缠在枝头守株待鸟，盯着啄食黑色浆果的斑鸠刚要扑，斜刺里飞来一只伯劳鸟，尖喙一下啄在蛇的七寸。蛇从枝头摔了下来，伯劳鸟竟叼着蛇尾，径直飞到旁边的刺槐树上，把蛇挂在槐枝的尖刺上——这是伯劳储粮的惯技，蛇倒成了它的“秋膘储备”。

另一棵树上，一只壮硕的野猪（豹猫），被乌鸦逗引到纤细的枝头，树枝不胜其重不堪折断，吓得野猪战战兢兢，却仍不舍口边的乌鸦。突然，天上掠过一道黑影，一只苍鹰俯冲而下，利爪一抓，就把野猪提上半空。乌鸦嘎嘎大叫几声，似在嘲笑野猪与苍鹰都不自量力。果然，苍鹰力有不逮，只能松开爪子，而山谷里则飘起野猪跌落的惨叫声。

野果幽香，凉风徐徐，蛇在突袭、雀在惊飞、花鼠机敏、黄鼬失算、刺猬固守、伯劳勇武、乌鸦狡黠、野猪决绝、鹰爪倏忽……把秋山斗得鲜活而生动。